

1.65 米的幸福

我紧紧抓住一根稻草，站立尘世
我的亲人们
便有了1.65米高的天空和仰望
这高度，既可以挡风挡雨
这高度，还能够种红薯，让小麦黄到天尽头
峭壁上的那一抹脸
始终与阳光的脸色达成和解
眼神里的远和近，也只有1.65米的沧桑

在夜晚，我的爱人
躺在1.65米长的岸边，轻声倾诉
细数我们几十年的流水，在尘世里
如何穿针引线，缝补月色

去寺庙跪佛的时候
人间的福与祸，比1.65米矮了很多很多

雨水，降低了天空的身份

雨水，在尘世灯红酒绿的窗口
匆匆望了一眼，就降低了自己的欲望
天空的身份越来越低
低于一江水的呐喊，或者一棵庄稼的寂寞

有的随大流，去了田野，抱紧一株稻子
生儿育女。让田埂的想法不高也不低
刚好一畦幸福。人间的烟火
便是雨水回家的路途

有的奔向河里，桃园三结义
揭竿而起。水的怒吼声，大于天上的雷鸣
诸多不明真相的叶片，在水里失踪
水淹没的哀歌，在史书中起伏

其实，在水穷处
天与地的那一些秘密，就会水落石出

黄昏辞

时间，扭着黄昏的修辞向我靠近
我坚信，苦或者累都是我今生的一枚夕阳
倦鸟驮起长亭更短亭，飞向炊烟的遥望
星辰还在赶路，母亲早已在一句话里等候

一生中不薄的命运
将无数金色的羽毛交给了我
反复临摹着驿路上，春暖花开的山水
被叶片收留了几十年的风雨，在黄昏里失重
回首往事，悬崖上站着的风，渐行渐远

满天晚霞，才是生命中最后的那一条河
小船更是乡愁的佛光，渡亲人和朋友
渡人潮人海的寂寞，也渡一杯酒的苦与甜
倩氏的偏旁部首，半天一半地
俯仰之间，开花花落。此刻
一支烟的功夫，揭开了果实的味道和多年的秘密

王昭君

徐徐缓缓
三拜九叩首
天恩浩荡 一下子
就将你荡到饥饿的大漠怀里了

从此 你穿着故乡最大的拖鞋
在大漠里散步
你知道
人生辉煌无南北
兵不血刃
才是邻邦的最高境界
你温柔地一笑
就轻而易举地淡碎一场战争

是春风不度玉门关
只有那只塞外琵琶
点点滴滴
常常滴成故乡溪水的音韵
思念是一条季节河

商海弄潮

热辣辣的阳光直通向西的办公室，
消减着空调忠诚的工作力。“老姐，来一杯咖啡，手磨的哥伦比亚。”说话间，同室的小同事已经麻利地开始烧开水和清洗过滤的器皿。我又怎会拒绝如此诱人的香气，更何况还是手磨的咖啡呢！小同事干净利落地将带有明亮复杂花果香的哥伦比亚咖啡粉，娴熟地舀几勺在玻璃器皿里，注入沸水过滤，滴滴答答如连漪一样泛开出去的水声里，办公室如一座花园盛放出的芬芳弥漫……此时，只需心安理得地无所事事，等待一杯手冲咖啡在舌尖绽放，唇齿间，鼻息间，满是风从土地偷走的果实，是水盗走百花的气味，是在舌尖打转的酸，是苦里溜走的甜。这种中轻度烘焙的豆子，适合由热至凉，由香气到尾韵，细细品味……

其实想想，我还是蛮喜欢喝咖啡的。这些年，旅居在外，咖啡已经成了我无可替代的饮品。不管是在熟悉的城市里漫游，或是在旅行中的休憩逗留，都需要找到这样一个短暂的属于我的角落，在路过的时候，在暂时不想决定要去哪里的时候，在既不想独处却又不想与人交流的时候，或者只是想要停顿一下的时候……它是我安心又自由的第三空间。就像村上春树说：“如此在咖啡馆隔着桌子面对面说话之后，我感觉觉得很久以前就已经认识了它。那类似一种缠绵的情思。”

记得第一次喝咖啡，是与几位友人相约去星巴克闲坐。刚入秋的风清冽。寻了临窗的位子坐下来，要了几杯咖啡和几碟小吃。说实话，我真不知咖啡是什么味儿，就是觉得闻起来很香。最惹眼的是那杯子，精致小巧，洁白清透的瓷，粉白淡紫的梅，看一袋，便心生几分喜欢。凑到嘴边，热气袅袅升腾，且看那咖啡，色泽圆润如釉，抿一小口，有些苦涩，有

1.65 米的幸福 (组诗)

吉树奎(四川)

我想，还是回家把灯拧开
让灯的光亮，去打量窗外的月亮如何写春秋

远，是雨；近是水

雨水，只是一个借口
一个人的欲望，水涨船高的时候
高天，就乱了方寸。雨
从一个词里落下来；水，便淹了一句话
远，是雨；近是水

石头，纷纷下山，去低处隐姓埋名
只有闪电，扶两岸稻花上岸
水位线，肯定低于人间的打捞

桃花，在雨中谈爱
尘世，在水里舍苦

一个人，是一群人的雨
一群人，是一个人的水

晾衣辞

阳台上，吊着春夏秋冬
起风了，心事，左右摇摆

一些是给雪穿的，一些是送给秋风的
偶尔，白云也穿一件，远走他乡

更多的时候，黄昏，穿一身换一套
去城外，约会草丛里害羞的月光

人间呢，赤身裸体。冷与暖
都在一种谎言和借口里，饮酒，品茶

乌鸦

在黑暗中，偷走了两片羽毛
让自己飞翔。满天星光
掉进了一张嘴里

旗袍辞

白山黑水的风，走进关内
让一段流水的韵，裁剪成了
民国的身段

一阙旧词，撑一把油纸伞
在小巷深处，为古砖施黛，描红
走过的青石板，不快不慢往前移动

摇动的门环，每解开一颗盘扣
就偷跑出来一片春色，去红尘中

约会，自古红颜多薄命

旗袍上，飘下的烟雨，拴住了
一个人。不近也不远的眺望
手提小包，在红里迷路

乡下

一根骨头，落满了时间
那只活了十几年的大黄狗
叫着，满院子乱窜

田野上，一群大白菜
把内心的孤寂抱起来
等一场雪，把一生的话说白

乡，是屋檐下那一根拐杖
年复一年，黄昏扶着
抬眼望天涯，低头看黄土

人间，只用炊烟来呼吸

山，活了千万年。2020年的春天
半坡桃花，织一副口罩

山，走了千万里。用一条小船
在脸上渡己，渡命，渡魂……

我多灾多难的人间啊！从古到今
依旧用弯弯曲曲的炊烟来呼吸

草上，立命安身

在人间，我们在一棵草上，立命安身

短亭，一枚喘息的逗号，也落满风霜
长亭更长，把芳草推向更远的天涯

风吹草低，露出的是归期和牛羊
谁，抱着草根与夕阳一道回家
尘埃落定。翻开了，草或者潦草的前世今生
青了又黄，黄了还青。醉了，不知归途

满纸鸟鸣，泅渡沧海桑田

用纸去跋山涉水
满纸鸟鸣，泅渡沧海桑田
山的红，在唇上，涂了又涂
水也清澈的不想回头

苍天的承诺。雨水
淋湿了那一件赶考的衣服
谁，站在高处不胜寒的山上
喊彩虹赶路

将潜在的台风
温柔地注入吴王的帐中

马萧萧 车辘辘
姑苏城外
长歌当哭 山水鸣咽
远眺故园
偌大的国土 至今
谁能吹响出
薪草和苦胆浸透的颜色
亡国柱上
拴着众多的父老
会稽之耻 范蠡之爱
同时烙在你的心上
吴王握不住你美丽的疼痛
任凭社稷
在手中沉浮

貂蝉

摇响佩环
舞圆手镯告老还乡之人
口袋里，装的全是白茫茫的月色

远方，吹落了望眼欲穿

满树的叶片，紧盯看
红楼上临窗的女子
远方，一直在吹
吹落了地年龄的望眼欲穿

推开门是桑田
倚窗可以观沧海
红楼何处。情归何处
烟雨中，天问白了头

在一滴文字上，落水

曾经，在一滴文字上落水
惊涛拍岸的叙述里
月朦胧，鸟朦胧。尘世千古事
渐行渐远中，水落石出

两岸猿声。啼血
在水的意境里，前路的关节，隐隐疼痛
很多时候。一杯泡了很久的茶，推我上岸
一壶浊酒，送我游过过中年

天净沙的尽头，谁在等我！只问日月与长河
原野上，农人躬耕的背影。是人间
两艘不离不弃的高楼在斜阳里窃窃私语

把雪，捧向瓦片的温度上

在异乡。命运裹在盖被里
寒星也闭上双眼
难停在变幻的天气里，察言观色

一场恶梦。又一场美梦
抬高了风声的海拔。温度
一阵再降，降到一片雪的辽阔

站在窗前，我看见早起的自己
捧着雪，向远方瓦片的温度走去
檐下的乡愁，炉火正旺

与桃花有关

昨夜，地震了
春雨赤身，急急忙忙
奔向不远处的桃花山

据可靠消息

震中，在一粒米的位置
震源深度，恰好是一枝桃花

锦里

投稿邮箱: 763358734@qq.com
总第 58 期

盛夏的夜晚 (外一首)

飘扬(四川)

今晚，格外的安静
没有月光的夏夜
只有清风
像一个人提着时间的灯盏
那些忙于生计的人
已经准备入睡
与一段往事告别之后
又辗转回到起点
盛夏的夜晚，长满星光
一个人的生不管有多绚烂
只有在梦里，才能
回到安静的状态

窗台

从昨夜的梦中醒来
黎明的曙光
仿佛是穿尘而过
岁月，在窗外
开满了静谧与欢乐

睡在树下的孩子 (外一首)

张洪艳(内蒙古)

凝望着她
我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树叶和鸟也静默无声
这个中午是她的
这棵树是她的
她的脚踩着身子侧着
头枕树根手托着脸
她做梦了吗
做了什么梦

一个破衣烂衫的小女孩
在乡村的树下
在我经过的地方
凝望着
我想将她抱起
却发现自己
被泪水浮起

梅雨季节

一个梅雨季节就是一部长篇
小说
起于一个黑夜
止于数天后的黎明
故事线上的事件、人物、细节
比没成熟的梅子要酸涩得多
而且不像梅子最后变得甜蜜

它将铺展到过去
落在祖辈父辈落在
一个家族的头上
或者铺向远处和近处
让我看着自己在雨里
一步步踉跄
它不枉自己是一部长篇
以足够的容量
把我们带入各自的沧桑……



饮一杯时光的味道

淡上(广东)

些芳香，还有浅浅的甜润在舌尖滑动。

从那以后，我竟然有些眷恋那独特的味道了。很快，自己的桌边也添置了好几款速溶咖啡，有蓝山，有摩卡，有雀巢，有麦斯威尔和卡布奇诺。至于咖啡杯，在网上精挑细选了一套绿色的孔雀杯，读书或者写字的时候，累了，冲上一杯，喝几口，当下感觉神志清醒，思绪清晰。尤其是在冬日的夜晚，四下漆黑幽静，整个人似乎都是僵硬的，可若是理没在一杯咖啡的时光里，聆听文字里的铁蹄阵阵，触摸文字里的悲欢离合，同样也感叹文字里斯人远去，岁月远去的依然。时不时的有咖啡淡淡的香气，一直在唇边回味不休，亦然觉得是一件很贵气的事情。或许这种想法有些矫情，有些小资，甚至有些附庸风雅，但我真的很愿意沉溺其中，仿若那凝重冷寂的香气，穿过身体，滑落到心肺里，让孤独和落寞冷落为美丽和动人。

南方的咖啡馆很多，尤其是在高楼

大厦林立的深圳，一家挨着一家比比皆是。不过，迄今为止，我竟然不曾光顾其中任何一家，星巴克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咖啡馆。倒是在文字里，看到友人一个个喜欢在闲暇的时候，优雅地坐在咖啡馆，点一杯心仪的咖啡，再听一首柔和舒缓的音乐。他们的笔下，是店主人精心布置的咖啡屋，屋外的门两边，总是挂满了鲜活的植物和花卉，红的似咖啡的热情，蓝的似咖啡的优雅，紫的似咖啡的浪漫，粉的似咖啡的柔情，这一丛丛一簇簇是咖啡的物语，亦是店主人聪慧的心智。馆里的墙面上定有主人精心挑选的油画，桌脚有木质的藤架枝枝蔓蔓，绿叶盎然，墙上平放或垂落的，一定还有玲珑精致的饰品，温婉清新的布艺……这些仿佛都给咖啡注入了一种灵性，使人顿生怀想，不能释怀。

与远在蒙古的闺蜜闲聊，我说我没有去过咖啡馆，她先是惊讶，而后是不相信，确信后再一再鼓励我一定要抽时间去体

界大多数人的味蕾，并且成为照亮生活的一剂良药。

等一杯虹吸壶煮咖啡的过程也是非常迷人的，水沸腾上升，萃取出黑色的咖啡降下来，似一场魔幻的奶泡。水晶紫的咖啡杯盛满牛奶打出的奶泡牵引出的丝花，平放在咖啡盘里的勺子，顶端嵌人类似步摇的银色链，拿起勺子轻轻搅拌咖啡，链子随着搅动的手指轻盈摆动犹微风拂柳。浅尝一口，漫无缥缈的口感干净而清晰，一丝涩苦带着难以言明的瘾，丰富着咖啡的层次，使香气停留更久；轻微的酸在唇齿间余味悠长；有着橘子、油桃和红茶的清香，还有柔和的苹果酸和葡萄柚的酸甜口感，间或还带着些焦糖般的细致甜感，柔顺而细腻。回甘时却又有着丰富的味儿在渐次变化，似乎有着那种想什么味儿就有什么味儿升起的感觉。一杯好的咖啡总会具有或浓或淡的果味、甜味、鲜花味，真是瓜果飘香丰盛喜悦。由此，是见咖啡的风味是一种非常主观的感受，随心境转移。

随手取一本林清玄的散文集《思想的天鹅》翻阅。一个人面朝大海读着心仪的文字，在一杯咖啡的醇香里品味孤独与美妙，回味人类群星闪耀的时刻：穷困潦倒的梵高来到阿尔勒，咖啡馆外充满诗意的夜景让他忘却了生命的孤独，用《夜间的咖啡座》记下短暂的欢愉。他在遗嘱中写道：“我相信在我死后会在咖啡馆举办我的画展的。”咖啡馆于梵高，是谢世前恬静诗意和浓烈欲望的挣扎地；没有咖啡就没有《人间喜剧》。而立之年的巴尔扎克为保证深夜写作清醒，常常五六个小时不间断地工作后，便烹调几杯苦咖啡提神。这让他文思泉涌，顺利写出了《人间喜剧》《高老头》等巨著，嗜咖啡成瘾的巴尔扎克甚

至预言自己将溺死于3万杯咖啡中；咖啡推动了文艺复兴的诞生，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推动了法国大革命的诞生，让文艺复兴的思潮从咖啡馆走向了整个社会；还有爱因斯坦和贝多芬，一个是不断不屈的咖啡品鉴，一个用数咖啡豆让自己平静……总是诧异那些闻名于世的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和政治家，如何保持充沛的精力，能够创造出如此多伟大的成就。循着他们的人生轨迹，惊讶地发现都对咖啡情有独钟，抑或和咖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时下的我已沉溺在一杯咖啡中，沉溺在落地窗前远望蔚蓝相接海天一色时得到的慰藉。每一杯咖啡的背后，是生活中最契合、最自在、最惬意的一段舒适放松的时光。大抵就如林清玄表述的：“我庆幸自己是深信无事不是奇迹的人，窗外飘过的云、门前流过的溪水、天际盘旋的苍鹰，细语呢喃的燕子，孩子天真的话语，人间深情的呼唤，大话无声的天籁……这一切，从前是那么美好，今天依然动人，未来，不论多长的时空，都将是美好而动人。”

现代社会，散落在街头巷尾的咖啡馆仿佛已经稀松平常，无数“嗜咖啡人”在这里消弭自我，也在这里找寻自由。它既是公共的又是私人的；它既充满仪式感又轻松惬意；它让人享受独处又令人互诉衷肠。生活总需要惬意喘息的时间，而我只需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咖啡馆，将孤独、情怀、灵感，以及在半空中缓缓升腾着的温热、缠绵、繁复、莫名的咖啡香气，糅合在一杯精美的器皿里，汇成涓涓细流，让无垠的诗意与想象在这芬芳中流露。人生这冗长的一餐，咖啡是最温柔的调节剂。

咖啡之香，于人类文明与生活的影响，远比我想象中的更深更远。你说呢？